



周公相三世 為政國中亦相也相武王成王則有明文

周公所定之詩 文武成康。成康之詩皆周公時賢人君子所作即周公不及定亦當附之

二南 以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芟絃以為房中之樂及於鄰黨邦國。

邶風七月 周公作 餘詩後附

小雅大雅 多周公制他時所定

鹿鳴至天保 六篇 南陔至菁菁者莪 十三篇 愚妄以米微出車杖杜似宣王時詩

楚茨至頌弁附 六篇

文王至假樂 多出於周公 十五篇 至卷阿 當大如鴟鴞東山之附 三篇

周頌 多周公所定 或有康王後詩

商頌 周公時所存古詩不止此

以上當作周公詩原本看。

孔子所刪之詩皆在變風變雅中當別作孔子詩本看。

孔子脩詩次第必不如今詩次第闡後詩於周公時詩原本中

同治己巳五月二日 還脩居士

永長也即今所謂腔調板演也依永言而為聲也律和聲猶今所謂工尺字也有歌即有永有永即有聲有聲即有律是以有詩即有譜而為樂也然同一詩也賢人與愚人讀之其永必不同矣 同日又記

愚妄謂幽當在雅  
頌前居小雅之首  
幽雖是侯國之風  
然當時未有詩是  
周公述祖德為天  
子補之不是侯國  
之詩不得遽併於  
民俗歌謠之風也  
是國則風之而非風  
也既風之則文雅頌  
而風之名不易也  
周公之詩附周公之  
詩復以為周公作  
之詩附於周公之  
詩此蓋周太師之  
所定也於周南見  
文王之造周於幽見  
周公之成周是天子

#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 幽一之十五

**集傳**

**幽國名**

許氏謙曰幽即邠州幽之字為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

**在禹**

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穎達曰禹貢雍州云荆岐既旅原隰

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

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於邠及

夏之衰棄稷不務

韋氏昭曰棄廢也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農

棄子不

**窋** 竹律反

失其官守而曰窋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

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

朝夕誦誦之詩也不  
可居小雅之首乎  
己巳四月十二日早雨

周公所定樂章之詩當  
時必是一編魯有四代  
之禮樂可見存有周公  
為周朝制禮作樂章

周公之詩

土地之宜而立國於幽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

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

王遂為天子武王克殷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

旦以冢宰攝政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左王室乃述后

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幽風而後

久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劉氏瑾曰名之瓦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其他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幽也○七月而後附以鴉鵲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戩之賦跋者眾人為周公而作之詩也

幽在今邠州三水縣邠在今京兆府武功縣皇興表邠

川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屬西安府京兆府武功縣今西安府武功縣並隸陝西



班氏固曰昔后稷封邠公劉處幽太王徙邠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

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氏穎達曰此乃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

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

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為幽之變風○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

國之後不與諸國為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為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范氏祖禹曰幽風居

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為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

卷之九

幽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幽聖人所以為無窮也○蘇氏轍曰幽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為風不得為雅也○楊氏時曰幽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并繫之幽○金氏履祥曰篤公劉為召公所獻以備燕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為周公所陳以為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篤公劉死於雅而幽七月自為風○朱氏公遷曰幽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幽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為治世矣

七月流火叶虎九月授衣叶上一之日觴音必發叶方

反吠 二之日栗烈叶力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許例反

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 三之日于耜叶羊四之日舉趾同

我婦子叶獎饁炎輒彼南畝叶滿田畯音俊至喜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

放此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粹中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劉氏瑾曰凡詩

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

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許氏謙曰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

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

無衣二日先言小民之疾苦以告王下則言小民之勤勞

惟一之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及日為歲是周王

成王幼言七月自是周公以其易知者言之

重陽故舉日以別之  
日一陽也二之日二陽也三之日三陽也四之日四陽也五之日五之曰六之日不說言陽之衰陰之生也三之日陽之見于外也七月陰之見于外也言七月所以教人為備禦陰氣之具也不言十一月十二月亦猶不言五日六日之意而以陽生為重也

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

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

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然此詩上述幽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

公時所見而言耳○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九月霜降始寒而

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范氏祖禹曰七月陰氣始盛而

寒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朱氏周正夏十月一日謂斗建子一

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

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也毛氏萇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

日殷正月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為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朱氏倬曰數始於一而終於十

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蓋周之先公朱子曰公

一陽生於子即以一之日言之劉以下太

王以前先公之通稱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為一代之

正朔也蘇氏轍曰此言月者夏鬻發風寒也栗烈氣寒

也孔氏穎達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

是為寒○王氏安石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

至為裼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范氏祖禹曰何以卒歲

終于往也耜田器也

易繫辭斷木為耜揉木為耒○嚴

寸耒耜上句木也○濮氏一之曰耒耜可偏舉故周頌有略其耜麥良耜以起土者言之祭義天子諸侯躬

秉耒以手所執柄言之。于耜言往修田器也。毛氏萇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

耜始修耒耜也。嚴氏粲曰。西北溫晚寒當早也。舉趾毛言幽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

舉足而耕也。毛氏萇曰。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我家長自我也。

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真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主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許氏

謙曰。周禮注疏。諷誦謂聞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程

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為首。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

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歐陽氏修曰。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

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李氏樸曰。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

戴績所以為授衣之具也。惟四之日既舉趾。

治早力齊何業不就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九

幽

四

四

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為田事之成也。○劉氏瑾曰。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墼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說** 孔氏穎達曰。先公教民周備。民奉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鬻發之寒風。二之日有粟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六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幽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峻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張子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擬。故頻舉七月為言。○范氏祖禹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

周公教成王書  
為民生之要皆在  
早為之計事皆  
艱難非勤勞不  
可也一年之計在  
于春一日之計在  
于寅亦此意也

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為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幽風。○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

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二句。與葛覃黃鳥。皆意。使人勞者可。以忘倦。又以見造化時行。物生之運也。詩之善為文。如此。遲。初。二句。又意。一。意。又是人情中。所必有。者。真能盡性。致曲矣。○后妃之德行。見於葛覃。此二章。三章。其關。離之本歟。

大序詩經傳疏



場外有樹：下有徑也書

**集傳**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孔氏穎達曰：即葛草黃鳥。

是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毛氏萇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

以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穎達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

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繫白蒿也。所以生蠶。今

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

祁衆多也。黃氏佐曰：祁祁，不獨田野之家為然。而貴家大族亦無不然。所以衆也。或曰徐

也。公子，幽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

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

生。則執深筐以求樺桑。王氏安石曰：以九月授衣也。然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

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繫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

傷悲。顧氏起元曰：治蠶之時。正昏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蓋是時公子猶娶於國

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

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張子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曹氏粹中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劉氏瑾曰：同歸者。同親迎之。

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政教之美如此。當以法

親迎故曰同

周先公先王之冢法  
周公之問之祖父者  
至志所以用言之能  
如此

管蠶事與農功並重故  
言月而特以管蠶名之大  
書特書之筆也

**集傳**

孔氏穎達曰。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桑。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范氏祖禹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輒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僭。且於下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為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為憂。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疴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

戶官反

葦

韋鬼反

蠶月條

它彫反

桑

取彼斧斨

七羊反

以伐遠揚

於宜反

彼女桑。七月

鳴鷓

圭覓反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

**集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

毛氏長曰。蘆為萑。葭為葦。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

蠶

月。治蠶之月。

王氏安石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

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闕三月。蓋已具於蠶月之間矣。

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斧。隋駝安。音斯。方登。陸

桑盛與求柔桑之時異矣。德明日。隋孔形狹而長。登說文云。斧孔也。遠揚。遠枝揚

起者也。孔氏穎達曰。折即斧也。唯登孔異耳。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

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爾雅釋木。女桑。榘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

女桑樹。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小桑不可條取。故

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蘇氏轍曰。猗。長也。葉盡則

中曰。曰伐。曰猗。言取之無遺。且有法也。鷓伯勞也。孔氏穎達曰。樊光曰。少

司至。伯趙鷓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范氏處義曰。鷓。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朱子曰。鷓以七

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鷓。音績。績。緝也。毛氏萇曰。相近。服虔陸佃以為題。鷓即鷓也。載績絲事

畢而麻。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孔氏穎達曰。事起矣。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官染人。秋

染。夏。夏五色也。蓋是時五色皆可以染也。言七月暑

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呂氏大臨曰。章皆言。丁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

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為曲薄。孔氏穎達曰。月令。季春

也。植。榘也。薄。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

用。萑葦為之。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蠶事既備。又於鳴鷓之後。

凡盛處皆當思天之功念人之勞。

治麻為縷曰績

凡盛處皆當思天之功念人之勞

古無令棉花令中國  
無外洋樹上棉經書  
中所云布皆麻為之

金定詩經傳說卷九

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嚴氏粲曰。不敢言為。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朱氏公遷曰。此因在下者。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劉氏瑾曰。二章三章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者。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焉。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孔氏穎達曰。養蠶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裳。是為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厚重於其貴者。故特說之。○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桑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為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在葦既成。而豫蓄之。以為曲薄。為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鴉之候。而績其麻。以為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為布。則固無以為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其風俗

欽定詩經傳說卷九

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月秀萋。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

十月隕穉。于敏反。穉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

為公子裘。叶渠反。二之日其同。載績。子管反。武功言

私其縱。子公反。獻豸。古年反。于公。

**集傳**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萋草名。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萋。諸儒不詳其各惟

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蜩蟬也。孔氏穎達曰：方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穫禾之早者可獲

也。隕墜穉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

貉謂往取狐狸也。蘇氏轍曰：十一月鳥獸斃毛。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狸以與公子為裘。

同場作以狩也。程子曰：其同謂會聚共事也。○朱氏公遷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役毋過家一

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焉。續習而繼之

也。孔氏穎達曰：繼續武事。縱一歲豕。斃三歲豕。○言自

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

將至。王氏安石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秀萋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

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段氏昌武曰：秀萋言月。即陽月之意。見陰陽無截然間斷之

余於同治丁卯冬守解見兵與賊戰與逐獸同始知聖人寓兵於農習武於狩之精意。蓋武事未可不備。而兵無所取也。戰不可習也。惟寓於農則無為兵之弊。殺獸乃同殺敵之為。非聖人理之至明。法之至善。孰能臻此。○車馬用戰步隊用守相濟為用。賊之長在馬短在無步。來所以易。賊附記四之日又曰四月則以秀萋紀矣。五月則以鳴蜩紀矣。以斯之紀。紀六月則以沙鷗紀矣。又以此類推。則天時也。物也。皆三氣之所感。而然也。

古者合棉衣  
絮則以布  
貴者則有裘  
衣者則有裘  
衣者則有裘

金定詩經傳義卷九

也。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真氏德秀曰：上言織蠶績之勞，以為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裘，又有以相之。獸之小者，私之以為已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秀萋也。鳴蜩也。穫禾也。隕穫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于貉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孔氏穎達曰：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論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

司裘是其事也。○大司馬云：仲冬教大閱，遂以待田。是因習兵而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幽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自四月純陽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狸之皮以為公子裘，而助布帛之用，因并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其同績武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於冬而萌於夏，幽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嚴冰矣。○古者狩獵之禮，以備武事，故曰載績武功，然幽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也。狩獵不專為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蠶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

次定詩經傳義卷九

卷九

九

九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音素和雞振羽七月

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後五反十月蟋蟀

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起弓反室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

瑾音觀戶同上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集傳**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

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毛氏甚曰

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蝗而斑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作聲嚴

氏家曰蟋蟀促織字管下也暑則在野寒則在戶

日。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穹空際也室塞也向北出牖也

墻塗也庶人筆戶冬則塗之孔氏穎達曰筆戶以荆竹

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

特舉而迭用之耳蘇氏轍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曹

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商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

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

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

為正蓋本此○劉氏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

夏正改歲用三陽之月似是一陽二陽三月不欲動作以

古年字必年此周公之言

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為三正

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爾公創國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李氏樗曰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近人而寒至矣

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瑾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程子曰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為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曹氏粹中曰既皆溫密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人所穹室瑾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孔氏穎達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室瑾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寒塗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命之入室避寒也○王氏安石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物性命之理非特人事也○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鴉為蠶績之候以秀萋隕穉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蟋蟀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朱氏善曰感時物之屢變盡人事之當為蠶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萸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八叔

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

肴叶殖西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

采茶音徒薪樗勅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集傳**賦也鬱棣屬萸音纓莫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

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萸莫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也葵菜

名呂氏祖謙曰爾雅注曰葵承露菽豆也剝擊也陸氏佃曰

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

也介肴壽者頌禱之詞也毛氏萇曰春酒凍醪也肴壽

釀之故稱凍醪人年老者必有豪肴秀出者故知肴謂

豪肴也○蘇氏轍曰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呂氏祖謙曰月令仲冬麴蘖必時注云

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壺瓠也劉氏夔曰

壺嫩者可供茹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

也孔氏穎達曰苴麻之有實者也下章納穀有麻此言

者猶納倉以茶孔氏穎達曰茶以為供常食也茶音徒苦菜非若葵之滑

宜耳○王氏安石茶則苦菜非若葵之滑甘故以食葵之滑○自此至

左傳葵猶舊其是即此

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蕝以七月食瓜以下皆為壯者之食。○陳氏鵬飛曰取糴以為私取研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呂氏大臨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畜也。○曹氏粹中曰周人貴親而尚齒也。○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朱氏善曰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

瓜瓠苴茶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為常於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豔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古反黍稷重直容反

反穆音六叶六直反禾麻菽麥叶訖力反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土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集傳**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

茹物成之際則築墻之以為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菘音姑說文彫胡也禮內則  
蠅醢而菘食雜菜用祀天  
官膳夫註六穀稌黍稷  
粱麥豆

凡飲歲穗為上稂之謂  
也連穀者次之粟之謂  
也去穀為下米之謂也

之於場也王氏云六曰無曠土故築場於禾者穀連藁

稭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

先熟曰穆再言示者稻秫瓜梁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曰禾是大

名非徒黍稷而穆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

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許氏謙曰麥非納於十月蓋總同聚也王氏安石曰言官邑居之宅也古

言農事畢取同聚也所納之備也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

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毛氏長曰入為土

遷入都邑之居也王氏安石曰土入執官功城中

宅也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

皆授之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是也梁氏益曰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

二日焉無年則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索絞也絢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

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

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

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王氏應麟曰楊泉

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物理論曰稻粱菽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

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休息如此輔氏廣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故孟子引之以證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百舉成數不必拘也

大定時經傳說

卷九

論

七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范氏祖禹曰。天運而

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種也。○王氏安石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事。故以九月為始。○朱氏善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

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為厚也。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力證 陰。叶於容反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音九叶 九月肅霜。十月

漻徒力反 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 曰殺羔羊躋子奚反 彼公

堂稱彼兕觥。號彭反叶古黃反 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

冰室也。幽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

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是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沖沖似楚聲。作沖。則則是意。沖猶也。今俗以沖代衝。今新水以鐵鑿之。

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實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者。○孔氏穎達曰。凌陰。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卽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仲春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寒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二月開冰。君始用之。至於夏初出之。乃頒賜臣下也。○陸氏佃曰。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黃氏一正曰。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和黍享之。至開冰。而又祭以羔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

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二。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

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

喪浴。冰無不及。杜氏預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致仕在家者。是以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

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杜氏預曰。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淒。寒也。

霖雨爲人所患。苦短折爲夭。夭死爲札。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變

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

毛氏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者。農事畢而

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

也。許氏謙曰：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士冠禮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李氏如

圭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

舉也。疆竟也。王氏安石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張子曰：此章

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燕冰之後，又相戒速畢

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君之堂，朱子曰

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

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

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孔氏穎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

食已具，卒章乃言備具，飲酒相樂，皆是先公

憂民之風教。○輔氏廣曰：以介眉壽，祝其親也。萬壽無

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

食，然未嘗以為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事，以樂

其生。至於歲終休暉之時，則殺羊為酒，祝君之壽，以致

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為是足以報其上也。上以

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皦皦

如也。○朱氏善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為甚勤。肅霜

滌場，其畢農功也。為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祭韭，以薦

寢廟。君既得以致其誠，孝於神，其務閑也。殺羊舉酒而

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

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

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

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黍稷菽

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養蠶時

次定詩經傳疏

卷九

三

凡井田學校封建寓兵於農古先聖王之制令人以為萬不能行之事皆天地人自然之理萬不能不行之事也而今萬不能行之事必害民者則聖王不作無其人必不能行其政也

節易過恐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耘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歲冰禦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述先公禮教具備此間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大也○劉氏夔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程子曰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終之禮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子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已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輔氏廣曰虞夏之際洪水之害始除鮮食艱食既奏而民始可以得食桑土既蠶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后稷

戒預備則民皆得其所而尊君親上之心以生養老慈幼之禮自行食力用節而奢侈之意未萌誠實相與而機械之事未作此是民生最好底時節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是慷慨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及後來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集傳** 周禮籥章中音仲春書擊土鼓音吹歛音吹爾詩以逆

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康成曰

鼓以瓦為匡以革為面而可擊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逆氣歌其類也迎暑以畫

求諸陽迎寒。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以忠利。上父子子，夫

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詩主意於蠶之事，則所陳者處極地，陳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嚴氏粲曰：七月，陳獯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蓋十謂之王業也。蓋樹以農事，而國而為之，蓋謂之王業也。則公因言其法言將

成業念先公之初，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

鴉鴉鴉，既取我子。又叶無毀我室。又叶恩斯

勤斯。子之閔斯。

**集傳**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鴉鴉，鴉也。惡鳥，攫。俱

反。鳥子而食者也。爾雅釋鳥：鴉鴉，鴉也。郭璞注：鴉類。○

鴉萃止，翮彼飛鴉，為巢為鴉，蓋巢之類。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

厚也。鸛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

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



知而使之是不誠矣

此兄弟至厚之心即周公之心也

周公也詩

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以此

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

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為亂朱子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集說**

程子曰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肉而與之為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壞我王

室也○黃氏棟曰鴟鴞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護其巢呼而告之曰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帶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音杜徒

綢

直雷

繆

反 牖戶後五今女音下民或敢侮予叶慎

女反

說傲彼二語大似鴛

通氣處出入勝以鳥之  
巢以人之室也此鳥巢  
其有窟戶如人之室也

**集傳** 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陸氏德明日。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

齊謂根。網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日杜。綱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亦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  
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

有侮予者。亦以此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

孔子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朱氏公遷曰。有備則無患。此為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善於為治如此。

**集說** 張氏栻曰。鳥於天未陰雨。而徹桑土。其牖戶。足猶  
於國家安泰之日。而經聖備預者也。蓋消息盈虛

之相盪。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孰能審  
微於未形。而禦變於將來哉。○輔氏廣曰。言已之深愛  
王室。先事為備。以防禍亂之意。疑當時流言。必以為周  
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為已謀。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  
○朱氏得之曰。取于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  
之侮。安知其必無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子胡反。

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集傳** 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毛氏萇曰。拮据。擻京。擻

穎達曰。說文云。擻。持也。拮。取也。茶。萇。音。迨。音。可。藉。巢。者。

也。孔氏穎達曰。七月傳云。亂為萇。此言萇。茗。謂亂之秀。其物相

若鳥之室曰予手口  
取達意不以辭為實  
也

類故皆蓄積租聚也。王氏安石曰與租賦之租同。卒盡瘠病也。室家

巢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拮茶蓄租勞

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朱子曰詩詞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為

之。如鴟鴞拮据拮茶之語皆此類也。○輔氏廣曰拮据

手口共作。拮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

終言口之卒。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

之新造而未集故也。蘇氏轍曰以手拮茶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

於卒瘠子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子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或毀之哉。

○子羽譙譙在消反子尾脩脩素彫反子室翹翹祈消反

風雨所漂匹遙反搖子維音曉呼堯反

**集傳**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脩脩敝也。孔氏穎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

翹翹危也。曉曉急也。鄭氏康成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亦為鳥言。

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

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

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集說**程子曰子羽尾殘敝然後成室既其成就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搖則其聲憂懼此詩所以辭哀而

周公之心未下云為世之為臣者為臣者夫故有云想不中成王聖人之所為也聖人之所法也

意切也。○劉氏瑾曰：上章及此，周公自比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嫌，良以嘵嘵之音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也。已。

**總論**

程子曰：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輔氏廣曰：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為周，未可知也。此詩辭哀意切，至為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斷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劉氏瑾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憫恤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

也。○朱氏善曰：鴟鵂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者，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之勞者，已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纏綿補葺之勤，周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菑，蓄租於是，手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斂，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

### 鴟鵂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

作此字外則非聖人  
辭氣且流言亦不  
指為三叔非三叔直  
之也下文罪人斯得此  
多見未且曰罪人  
之辭直而隱也

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誦公。○孔氏安國  
曰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  
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  
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辟法也告召公太  
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  
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  
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  
未敢○朱氏公遷曰事本金滕說從孔氏故以居  
東為東征以鴟鴞為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至蔡  
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  
辟為避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解取我于則武庚  
已敗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  
鴟鴞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  
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

誅之懼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  
詩以貽王此金滕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鄭乃  
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  
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  
流言也金滕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  
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鄭乃謂二叔既  
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  
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  
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  
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刑  
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  
閒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  
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  
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政二年刑其尊親大  
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矧周公  
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

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曹氏粹中曰：周公之志在於卒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陳鵬飛論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羣叔與周公皆文王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祝鮀曰：管蔡啓商，甚間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音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鵬飛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宜逞怒於成王，遽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既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曰：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即以王命誅之，初無避

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顛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專言其征四國之亂，爲大爲嘉爲休，則周公之東爲討罪人無疑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蔣氏悌生曰：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

以爲詩，爲王室非  
爲己也，以爲己，則不  
必言矣。

殷民洵洵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子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周公不即退絕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乘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字作致辟說，於一時事理為長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

其中曲折只是書缺有間故未易明

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請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史記**

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伐  
理曰豈可謂者只以王未  
在公榜留于東史亦明之  
遂未決決了或以為周  
公先迎居後乃成王命  
誅豈有蔡武度心否哉

復蔡書考載

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為詩貽王命  
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遊  
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  
鄭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  
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  
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注及覆蔡所書說數條云弗  
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二年東征  
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  
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說義極正大然卒未曾  
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我徂東山惛惛

吐刀反不歸

無詳

我來自東零雨

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郎

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

者蠋

音蜀

烝在桑野

叶上

敦

都

彼獨宿亦在車下

叶後

**集傳**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

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

屯必依山為固

惛惛言久也

陳氏鵬飛曰惛慢也

零落

也濛雨貌

呂氏祖謙曰說文曰濛微雨也

裳衣平居之服也

程子曰治

范氏祖禹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

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

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

許氏謙曰箸從竹

銜之有繘

謙曰繘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徽也

結項中以止語也

鄭氏康成曰軍法止語為相疑

幅三猶也七

大正詩經卷之九

卷九

幽

三



似是在東征事畢而  
成王未命周公歸而  
久留公於東也  
古人重君命

### 周公之詩

周公之曲盡人情如  
此曲盡人情者理也  
也。和思小惠者欲也。和  
也。此所以君子與小人  
不同也。和思小惠民  
雖感於欲而前然推之  
而其非之心終不能沒  
當前不過為之諱耳  
不待日後而知也。君  
子之愛人足是人之感  
其德也。豈能忘哉。

車則人逸馬則人勞  
人於武事亦足愛人  
井田廢而用馬始便

惑也。○徐氏鳳彩曰。行以束伍。蝟蝟動貌。蠋桑蟲如蠶  
枚以止囂。所謂軍旅之事也。

者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蠋。烏。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

之貌。此則與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

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

詩以勞歸士。朱氏公遷曰。上篇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

往來首尾。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

途又有遇雨之勞。范氏祖禹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

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蘇氏轍曰

皆西人也。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季氏本曰。犬抵軍

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

則其情尤切。故東歸。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

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矣。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

行陳也。所謂敘。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

蝟蝟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

車下矣。孔氏穎達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

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安石

曰。古用車戰。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塹柵  
無以異。兵械衣服之  
屬皆可以載其中。

**集說**

董氏道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惛惛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嚴氏粲曰此設為軍士自道之辭行役最以雨為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在塗經行桑野因見彼蝟蝟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姚氏舜牧曰既東歸矣曷為其西悲也曰此人情也置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胄而完歸其喜悅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悽愴也○初往東時常虞罹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於車下視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懼幸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

羸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音蕭蝟音所

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暵他短反鹿場以執反耀以照反宵

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集傳**賦也果羸枯樓也孔氏穎達曰本草云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

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曹氏粹中曰果羸當

蔓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內矣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陸氏佃曰爾雅

負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鼠蠪蝓小蜘蛛也戶無人

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佃曰釋蟲云蠪蝓長跖郭璞曰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示富有親客

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町暵舍傍隙地也程子曰廬

士東俗謂也、蟲即濕也、

傍畦隴。○董氏道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畦為田里所聚。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

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與下章熠燿其羽相

戾。當知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

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蟋蟀** 鄭氏康成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

荒廢。果以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氏曰。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

于今三年。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因反

**集傳** 賦也。鶴水鳥。似鶴者也。陸氏璣曰。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翅。垤。蟻塚也。孔氏穎達曰。輦土為塚。以避溼。○陸氏佃曰。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

之坻。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大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朔地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蓋

以爲穴之土。為御雨之封。

次三 寺 聖 尊 覽 卷 九

次三 寺 聖 尊 覽 卷 九

次三 寺 聖 尊 覽 卷 九

出於此。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

而鶴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

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土潤。故蟻避溼而土塚。

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鶴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善知雨候者也。

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于家。

鄭氏康成曰。行者於

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

於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

忽已至矣。

徐氏鳳彩曰。聿至忽然而至。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行者適慰居者之願也。

因見苦

瓜繫於栗薪之上。

孔氏穎達曰。藟是瓜之繫蔓之貌。

而曰自我之不見

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

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集說**

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

至也。念其將至而洒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此君子久留

滯不還也。○輔氏廣曰。周公作此詩。所以述歸士之情。而此章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下為一已者。孰

能之。○張氏彩曰。鶴鳴感雨也。婦歎亦感雨也。穹窒洒掃以待其夫。前此憂思不遑也。苦瓜在栗。鄉土恒有之。

久征故不見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子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

邦角反。

其馬

滿叶。

補親結其縞叶離羅九十其儀叶宜儀其新孔嘉

叶居宜居其舊如之何叶奚何

**得**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鄭氏康成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

熠燿鮮明也。劉氏瑾曰。止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

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駟音留。白曰駮。

駮處有白處。駟赤色也。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其鳩反。結帨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綰也。孫炎曰。禕。帨巾也。案昏禮言結縞。則縞當是帨。○朱子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

之夙夜無愆而事此。九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親結其縞之事然也。佐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饋。然承筐無實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賦

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曹氏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借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集**又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駮其馬。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舉也。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為幸。歸近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

此章以昏姻及時作結。是關睢周南道理。周公之治。周公之心。周公之家。學也。末二句。文章妙絕。言人之所不能言者。以如之何三字。悠然不盡。

大序詩經傳覽集

卷九

三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言敦彼獨宿。夫之念其婦也。三章言婦歎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行者遇雨沾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占其候而歎焉。末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悅。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同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此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入能與之同。其愛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淮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

固是古人文字好亦其  
是道理透徹到極文  
平正到極文所以天下  
之人心莫不於通美只  
作好文字看也

周公東征固是目任  
當必請命于成王

乃先其未發而歌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  
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  
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  
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集說**

朱子曰思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  
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

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  
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輔氏廣曰七月述  
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  
也鴟鴞述已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人臣之義也  
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  
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嚴氏

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杜勞還役也杜  
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  
則一然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  
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纏綿言之諄復宜與杜  
杜不  
同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  
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三年而後歸耳○許氏謙曰周公居東有二自流  
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  
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  
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集傳** 賦也。隋登曰：斧方鑿，斲新征伐之用也。王氏質曰：古專征，杖

鉞黃金 四國四方之國也。董氏處義曰：說者以四國為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

之數，乃不及之。 皇匡也。董氏道曰：齊詩作四國，將大也。則知其非矣。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據。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荅其意。

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斲，其勞甚矣。然周公之

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

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斲之勞，而義有所不得

辭矣。以下論周公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

心在於天下為天下之人也，所以曰哀我人斯。

重在前四句。禍亂不前，其萌則天下之人受其大害矣。公之此舉，所以為大也。然非知道之人，則亦不能言及此也。

天地之情可見本易言。周公之心之正大以天地之心為心也。

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四國為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斲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



以哀四國之人陷於逆亂耳。○程子曰：商奄始率管蔡為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傷壞王業。惡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也。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其德亦甚大矣。○蘇氏轍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而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朱氏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

是吡。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集傳** 賦也。錡，鑿屬。吡，化。李氏樛曰：化其惡，嘉善也。嚴氏

言德之甚善也。

**集說** 黃氏佐曰：大抵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未知道，從而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

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而渾化於正大光明之中，豈不善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適。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集傳** 賦也。錡，木屬。適，斂而固之也。孔氏穎達曰：適訓為聚，亦堅固之義。釋詁

云：適，斂聚也。言四國之休美也。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此言是所遇者化  
此言是化於善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集說**

黃氏佐曰流言一興四國將信將疑之中即是民心不固處周公東征正所以斂固四國之人心

**總論**

范氏處義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辭亦漂杵之類也明用刑非為一己之私哀斯

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為甚大甚善甚美矣○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詩人

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苟種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計較利害四國不安也得不要也得只是護

了我折我斧莫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

類猶言四海他却照這例自恁地說○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象日以新為重天子也則其

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也則誅之迹雖不

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

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

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誅也周公豈得

而私之哉朱曰公遷曰舜為象計故得全其友

之大公至正之道集傳此以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愧於舜也

**集說**

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

斧也。媒也。匪是不得也。言見道不易也。

昔日之想周公。不知是如何之周公也。

斧媒比其難

不遠也。有踐也。言周公之道不遠如是也。

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反。娶如之匪媒不得。

**集傳** 比也。柯斧柄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五分一寸有半五分其

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關頭斧也柯其柄也。古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

也。鄭氏康成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周

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此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集傳** 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也。此二句比儀型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

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錢氏天錫曰重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禮無以成

也

**附錄** 程子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蘇氏轍

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乎。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反之子遵豆有

**踐** 賤淺反

其則不遠則可以為斧矣而我可相以覯取矣以遵豆之禮有踐而我亦以得

**集傳**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

籩竹豆也。邢氏昂曰籩以竹為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

豆木豆也。邢氏昂曰豆以木為之其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非菹

二匪不

讀二則字一曰夫字則辭  
雖比而義則似與以言  
他事而所詠之詞絕不  
認出本意故夫字以  
為以而又加則夫字也  
與而不見為與夫與之  
皆謂不遠也

今日之親見周公乃得  
知是不遠人之周公也  
此所以深喜之也

則觀言其易

周公兼文王之教以  
正心脩身型家為本  
東人親被周公之化  
而其言如此蓋深  
有見於周公故言不  
及周公一字而能知  
周公之全體也東人  
其知道者乎宜乎  
夫子引以為道不遠  
人之喻也

醢醢之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  
類是也。

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鄭氏康成曰：伐柯者必用柯  
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

謂不遠。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  
求也。

之禮矣。劉氏瑾曰：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東人言此以  
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姚氏舜牧曰：嘗言伐柯矣，今視此柯也，則其端具  
於其身，信乎柯必伐而後可，識其則也。嘗言娶妻

矣，今觀之子也，籩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妻必娶而後可  
識其禮也。蓋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挹禮度之美

不虛此願見之心，故  
言之疊疊，有深幸耳。



程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今欲反  
公取則於周公可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嘗

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覲見也。○曹氏粹中曰：誠有  
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誠有禮矣。

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重疊相踐履  
之意，以見其豐厚也。蓋周公之功，當享備禮，此乃所謂

其則不  
遠者歟。



輔氏廣曰：此詩但言其心事故不及於周公，然既  
言其平日欲見公之難，又言其今日得見公之易，

則其心慰滿浹洽而無一毫不足之意，可見使其所聞  
或過於所見，所見或歉於所聞，則烏得喜之如是哉。○

許氏謙曰：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化其德，思慕之極  
瞻之固若在前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之遠，亦未易見

也。故其企望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  
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伐柯一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伐柯讀者美周公也毛以為

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  
鴟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  
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  
以刺朝廷之不知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  
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  
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  
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程子曰  
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  
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圖**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初  
說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  
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吾得  
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曰矣遂用之也後以此

詩難曉而我觀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又相  
故推求其意以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為是  
深喜之詞然總作比看則與序所言刺朝廷之不知皆  
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竝錄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  
以俟考焉

九罭 于逼反 之魚鱒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觀之子衮 古本反 衣

繡裳

**集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縵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

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 鱒似鱠而鱗細眼赤許氏謙曰爾雅翼鱒魚目中赤色一  
道橫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避 魴已見上劉氏瑾曰皆魚之美者也毛

次定詩經傳見彙纂 卷九 齋

蒼曰。鱒。鮪。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鮪。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

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

曰宗彝。虎也。三音也。鼻而長尾。皆績於衣。六曰藻。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梁氏益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

之衮也。朱氏公遷曰。周禮典命。主之三公。八命。冕服七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衮。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衮衣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鮪之魚矣。

我覲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  
**集說** 朱氏公遷曰。九罭之魚。有鱒。又有鮪。之子之服。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與。○姚氏牧曰。惟九罭而後得鱒鮪。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覲之子。而得覲衮衣繡裳之儀範焉。此生亦何幸哉。○朱氏行曰。以非常之魚。不易網。與非常之人。不易覲。  
**附錄** 歐陽氏修曰。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名。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鮪大魚。反

次定詩經傳說卷九 卷九 四

諸小洲也。愚妄謂指東都也。於汝信處言公之居東也。此一節也。

在九罭小罭。因斥言周公云。我觀之子。衮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程子曰。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信處。

**傳**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

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

渚矣。公歸豈無所乎。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今特於

女信處而已。

**圖**黃氏一正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再宿。不以爲興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再宿。不以爲興也。

居之所言其別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今不過於女信處耳。言暫寄跡也。

**附錄**程子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

逆也。○陳氏鵬飛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傳**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

也。

高平曰。陸。愚妄謂指己室也。於汝信宿言公之宿次也。此一合也。

**傳**季氏本曰。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別留王室而不復來東也。○姚氏舜牧曰。鴻之遵陸

亦偶飛至此興。公信宿之意。

**附錄** 毛氏萇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蘇氏轍曰。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傳**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

有此服衮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是以有衮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以我公歸兮。其懷戀亦何深信。非盛德不足以至此。

○唐氏汝諤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不無日不以朝廷為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但天下所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處信宿之外。得少留焉。即以為幸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衮衣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此章祈友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總論** 朱氏善曰。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

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弗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篇中三見公字。思之以  
之子目之亦不甚易。既  
矣。疑或者成王悔悟先  
使衣衣滿裳之人。以王  
之命召之。而王又自親  
逆于郊。耶使年侍  
命以往者。周公何以  
西歸耶。且其所以字  
如此。亦似有若。

首章末章自為起  
結而中二章以問合作  
對

○沈氏守正曰。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  
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

**附錄**

呂氏祖謙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  
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

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親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乃此  
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為過  
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為西人語。東人或  
以為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  
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  
說。則詩人之  
心可見矣。

###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

**集說**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  
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言其意耳。公歸者

不復來於汝。但當寓信宿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  
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  
間有被衮衣之人。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  
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  
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  
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  
心。○輔氏廣曰。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罭願其久  
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  
下之人愛戴之如此。則何為而不成。宜  
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附錄**

程子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  
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

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范氏處義曰。是  
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  
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  
也。○郝氏敬曰。一章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

揣公必歸。而託為辭。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為東人留公之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之速迎公也。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耳。東人悲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園**伐柯九罭二篇。序說以為皆周大夫美周公。而責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朱子改為東人愛慕公之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願速迎公。歸以相王室。東人則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為美周公其義一也。

狼跋反其胡載反其尾音公孫碩膚赤烏

音几几

**集傳**興也。跋躡也。李氏巡曰。跋前行曰躡。胡。領下懸肉也。載則寔

踏也。李氏巡曰。踏卻頓曰寔。○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踏。躡也。老狼有胡。進而躡其

胡。則退而踏其尾。公周公也。孔氏穎達曰。箋以上言公歸。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為

周。孫讓碩大膚美也。赤烏。冕服之烏也。鄭氏康成曰。烏有三等。赤烏為

上。冕服之烏。則几几安重貌。王氏安石曰。几。人所憑。以為安。故几几安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

狼跋其胡。則寔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

乃如此。朱子曰。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說。但程子說得深。如狼性貪之類。蓋其道

品徒作跋前者必是後起與說以几几同公致更更而不失其常即口詩云

次定詩經專說竟意卷九

六月唐日大分功

忠聖二字可為周公諡

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

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

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劉氏瑾曰所謂四國

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

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

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

法矣輔氏廣曰公孫碩膚之說自程子開端至先生方盡其義

**集說**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窺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

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

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

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

子所謂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蘇氏轍曰周

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

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狼然前憂其讖胡而後憂其

貽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也○黃氏

佐曰周公讓大美而弗之居寧退然以自晦焉是故事

君則忠矣而莫孚於二叔豈二叔所能為哉乃公自讓其美焉爾治國則誠矣而未信於四國豈四國所能致哉乃公自遜其美焉爾斯時也心無少忤於中而氣體從容自不少損於外常度何失乎○觀書一則曰在子小子非克有正二則曰在子小子若游大川可以見公孫碩膚之大概矣

成王有心廣賦胖意

○狼寘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洪叶

**集傳** 與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左傳：晏子曰：心乎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杜預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

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

聖而德音不瑕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卒章則直言其德之不可瑕疵也。○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頌者言不瑕，即武

王顯名不夫之謂。

**總論** 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蹙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周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

宜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而不憂，斷大事而不疑，非道隆德盛者固不足以語此。非常人所能及也。○錢氏天錫曰：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閒耳。

### 狼跋一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

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

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

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

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

秦龍氏見左傳

人之為外物所牽制者，以有私欲故也。

無欲則為伊周有欲則為操莽。

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孔子既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楊氏時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終無愆過。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云：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集傳**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

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

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

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

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

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

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

七月仍不得爲豳風，皆蔡武庸之亂，則不得

謂之變也。詩之正變，與詩之次第，思

新安有所疑，此周云云，誠

惟周公乎。係之幽遠矣哉。○籥章。歛幽詩以逆

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

則歛幽雅以樂田峻。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田峻。古之祭蜡。音作則歛幽頌以息老物。禮記郊特

牲。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康成曰。十二月。建亥

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則考之

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

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

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

成功者為頌。劉氏瑾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

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又於籥章注云。幽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幽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剝取其一節

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

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

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為風。或以為雅。或以

為頌。則於理為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

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其說

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幽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饒氏魯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幽風亦曰幽雅，亦曰幽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幽

幽雅頌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或者之說，而先生之說與王氏之說相近。若大田良耜諸篇，或以音節不同，而居雅頌之中，則固可從矣。○饒氏魯曰：雅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幽風亦曰幽雅，亦曰幽頌。蓋一詩而備三體也。

